

青年僧的榜樣——善財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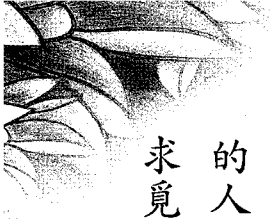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一提到善財童子，即使不是佛教徒，大概也有很多人會知道的。善財童子最顯著的傳記是《華嚴經》最後一品的〈入法界品〉。《華嚴經》的中心點是在彰顯一真法界。法界的法含有心的理法和物質的事法；法界的界有因義、類義兩種不同的解釋。心物交融，乃有宇宙、人生的幻相顯現，是為因義。雖形成了宇宙、人生，而心理不是無知的物質，物質亦不可能變成有知的心理。雖有時說是心物一體，然而畢竟各有類別。此為類義。《華嚴》以心的一部分為理法界，物的一部分為事法界。理能成事，事能顯理。理之與事，交涉互融，則為理事無礙法界。以理鎔事，則一一事皆隨理性而普遍，故事與事，一一皆悉無礙。是為事事無礙法界。四重法界混融而為一真法界。

此一真法界在十法界生佛心中同樣地具足。《華嚴經》的前三十八品多講事事無礙境界。雖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的分析行位，而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而成正覺。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。是為圓融。

第三十九〈入法界品〉，則以文殊菩薩從逝多林善住樓閣出，遊化南方，路經福城東際往昔諸佛曾所止住教化眾生之大塔廟處，為諸眾生隨機說法。善財童子是福城人，聞文殊名，率領五百童子，參禮文殊，請問法要。文殊於大眾中觀察善財童子，相貌奇特，品類非凡，更以宿住智力，知善財童子久遠劫來，已經深植善本，供養過去諸佛，信解廣大，常樂親近諸善知識，身、口、意三業，皆悉清淨，無諸過失，確實是一個成佛的法器。以他的清淨心，趨向菩提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所以對善財童子特別加以安慰，開喻演說一切佛法。善財




童子受到文殊菩薩的獎勵、策動，隨即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文殊菩薩更是歡喜、讚歎不已。於是對善財童子說：「眾生中有能發菩提心的固然是難事，發了菩提心，更能求菩薩行，那是加倍地為難了。善男子，你如要想成就一切智慧，應當要求真善知識，而且求善知識，要不生疲懈，不生厭足。」善財童子受了文殊菩薩的鼓勵，於是百城煙水，孤身南行，自德雲比丘起，共計參禮了五十五個聖者。當中有成雙的，如德生童子、有德童女等，所以普通皆稱為五十三參，以表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妙二覺以及究竟佛果。這表示，前面的三十八品，雖然一位即一切位，所謂一攝一切，但不礙一一位的等級儼然，是為行布位。圓融表示理本圓具，行布則不礙事修。如執事廢理，則障礙重重；如執理廢事，則未證謂證，成大我慢。所以事理兼到而能稱為圓滿經的，惟《華嚴經》當之而無愧。



善財童子在這五十三參中有許多最艱苦、最驚險的局面。如果沒有堅忍的耐性和勇敢奮鬥的精神，那是絕對不能有所成就的。都如第一參德雲比丘，德雲比丘住在勝樂國妙峯山。善財童子遵著文殊菩薩指示的方向，登妙峯山，在山的上下四圍，周遍求覓，經過七天的工夫，在另外一個山頭，才算找到了第一位善知識，開示了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。我們想想：一個年青童子應當是心情躁急，沒有多大的耐煩心的。可是善財童子，雖然經過了長途的跋涉，在那崎嶇的山徑中攀藤附葛，履削壁，踐巉巖，非把那善知識找尋到不可。這豈不是具有極大的堅忍性嗎？這一種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艱苦精神出於一個童子，這不能不使我們驚奇，同時也深知道，非發菩提心的人，不能辦到。這還不算，第五參解脫長者時，經過十二年的周遍求覓，方始見到，姑且從略不說。

其次，第九參勝熱婆羅門時，那更是希有奇特！勝熱是一個修行苦行的婆羅門教徒。他的修行方法是聚火為城，火城中更設刀山。山的高度，不可計數。勝熱的工夫是，登上刀山，再投身入火。當善財童子參禮他，而陳述，自己發菩提心，請求他開示時，勝熱婆羅門卻命令他說：「善男子！你要學菩薩行嗎？你如要學菩薩行的話，你上得我這刀山，投身在這火聚裏，我保證，你一切的菩薩行頓時清淨！」善財童子在這一命令之下，卻給他嚇住了，嚇得他倒退了幾步。善財童子心裏這樣想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我如上他的當，真地去上刀山，投火聚，豈不是要了我的小命嗎？不對，不對！這恐怕是個大魔王或者魔王的使者以及魔王的險惡徒黨，詐現善知識，故意來為我修行一切智道的障礙，甚至牽我入三惡道中。我不能隨便接受他的命令，善財作如是想念時，幾乎要退失道心。幸虧天、龍八部皆是過




來人，深知勝熱婆羅門的道力。大家為愛護善財故，都爭先恐後地來勸誡善財說：「善財！你不要駭怕，不要疑慮！勝熱聖者已證得金剛燄三昧光明，發大精進，度諸眾生的。他這種毒辣的辦法是要竭一切眾生的貪愛海，截一切眾生的邪見網，燒一切眾生的煩惱薪，斷一切眾生的老死怖。善男子！我們都是蒙受勝熱聖者大悲方便光明的照燭，脫離三途的劇苦而得生天上的。善男子！依聖者的教法，準不會錯的。」善財童子這才恍然大悟，禮婆羅門足，求哀懺悔，奮身上登山，下投火聚。誰知，就在這縱身向上的一剎那間，乃得菩薩善住三昧；俯身下投，才觸火燄，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。善財童子既得三昧，不禁踴躍歡喜，向勝熱婆羅門說：「聖者！真奇特！如是刀山及大火聚，我身觸時，安隱快樂。」

孟夫子也曾說過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勞其心志，餓其體



膚。勝熱婆羅門的這種毒辣手段如何能使善財童子連得兩種三昧，自有其很深的意義，這裏姑且不說。然參合孟子的說法，就其表面來觀察，這正是對青年的一種考驗。幸而善財童子的發菩提心不是虛偽的口號。他的學菩薩行，更是他鐵的志願，所以他受得起考驗。因為他受得起考驗，所以能即身而入彌勒樓閣，見到普賢所見的境界，而究竟證入法界。

民國以來，青年僧的求知欲與日俱增。老僧們不能滿足青年僧的願望，青年們就常常耍筆桿兒來亂罵一陣。老僧們的固執，我固然不必為他們來義務辯護，甚至我也變成老僧之一，但老僧們也有老僧們的一套理由。到臺灣來了以後，青年僧對老僧的不滿依然存在，最近在雜誌上看到過一、兩次。他們那不滿的情緒在文字上所表示出來的，似乎溢出範圍，而且不符事實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有一個看法，可以



提出來，貢獻青年僧，那就是：越鬧意氣，二者之間的距離，就愈過愈遠，於事無補，於佛教有害。我的人生觀是守命論與造命論。遇有榮辱、是非、得失的地方，都望這上面會，所以心地上比較坦然一點。同時認為，眼前這個大時代也是給予我們考驗的一個機會，對於青年僧更是一具上好的大冶烘爐。青年僧能從這烘爐裏鍛鍊出來，不因磨折而毀其先志，不因得不到幫助而失去獨立自尊的心，不因人之不知我而去怨尤於人。那他將來絕對是頂天立地的一個佛教棟樑！

蓮航同學發起創辦「佛教青年季刊」，囑我寫一篇稿子。我自揣，已是一個落伍的人，無可貢獻，所以請出足為青年僧領袖的善財童子，作為佛教青年的榜樣。